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第五後誦　清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大品跋陁和利經第三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而受夏坐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無求无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尒時尊者跋陁和利亦在衆中於是尊者跋陁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世尊告曰跋陁和利若我受請汝亦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坐食跋陁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尊者跋陁和利又復白曰世尊如是我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世尊復至再三告

似

諸比丘我一坐食一坐食已無為无
求无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
隱快樂汝等亦當學一坐食一坐食
已无為無求无有病痛身體輕便氣
力康強安隱快樂尊者跋陁和利亦
至再三從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
佛白曰世尊我不堪任於一坐食所
以者何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
惱心悔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
也世尊復至再三告曰跋陁和利若
我受請汝亦隨我聽汝請食持去一
坐食跋陁和利若如是者快得生活
尊者跋陁和利復至再三白曰世尊
如是我亦不堪於一坐食所以者何
若我一坐食者同不了事懊惱心悔
世尊是故我不堪任一坐食也尒時
世尊為比丘衆施設一坐食戒諸比
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惟尊者跋陁和利說不堪任從坐
起去所以者何不學具戒及世尊境
界諸微妙法故於是尊者跋陁和利
遂藏一夏不見世尊所以者何以不
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時

諸比丘為佛作衣世尊於今[illegible]

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時

諸比丘爲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
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
鉢當遊人間尊者跋陁和利聞諸比丘
爲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
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
人間尊者跋陁和利聞已往詣諸比
丘所諸比丘遙見尊者跋陁和利来
便作是語賢者跋陁和利汝當知此
爲佛作衣世尊於舍衛國受夏坐訖
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當遊
人間跋陁和利汝當彼處若自守護
莫令後時致多煩勞尊者跋陁和利
聞此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白曰
世尊我實有過我實有過如愚如癡
如不了如不善所以者何世尊爲比
丘衆施設一坐食戒諸比丘衆皆奉
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惟我說
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
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世尊
告曰跋陁和利汝於尒時不知衆多
比丘比丘尼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
知我見我有比丘名跋陁和利世尊
弟子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故跋陁和利

弟子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故跋陁和利汝於尒時不知如此
耶跋陁和利汝於尒時不知衆多優
婆塞優婆夷居舍衛國彼知我見我
有比丘名跋陁和利世尊弟子不學
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跋陁和
利汝於尒時不知如此耶跋陁和利
汝於尒時不知衆多異學沙門梵志
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彼知我見我有
比丘名跋陁和利沙門瞿曇弟子名
德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
跋陁和利汝於尒時不知如此耶跋
陁和利若有比丘俱解脫者我語彼
曰汝來入泥跋陁和利於意云何我
教彼比丘彼比丘寧當可住而移避
耶尊者跋陁和利答曰不也世尊告
曰跋陁和利若有比丘設非俱解脫
有慧解脫設非慧解脫有身證者設
非身證有見到者設非見到有信解
脫設非信解脫有法行者設非法行
有信行者我語彼曰汝來入泥跋陁
和利於意云何我教彼比丘彼比丘
寧當可住而移避耶尊者跋陁和利
答曰不也世尊告曰跋陁和利於意

云何汝於尒時得

答曰不也世尊告曰跋陀和利於意

云何汝於尒時得信行法行信解脫
見到身證慧解脫俱解脫耶尊者跋
陀和利答曰不也世尊告曰跋陀和
利汝於尒時非如空屋耶於是尊者
跋陀和利為世尊面呵責已內懷憂
慼低頭默然失辯无言如有所伺於
是世尊面呵責尊者跋陀和利已復
欲令歡喜而告之曰跋陀和利汝當
尒時於我无信法請無愛法請无請
法請所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
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
境界諸微妙法惟汝說不堪任從坐
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世尊
境界諸微妙法故尊者跋陀和利白
曰實尒所以者何世尊為比丘眾施
設一坐食戒諸比丘眾皆奉學戒及
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惟我說不堪任
從坐起去所以者何以不學具戒及
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惟願世尊受
我過失我見過過已當自悔過從今護
之不復更作世尊告曰跋陀和利如
是汝實如愚如癡如不了如不善所
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

以者何我為比丘眾施設一坐食戒

証比丘眾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
微妙法惟汝說不堪任從坐起去所以
者何以汝不學具戒及世尊境界諸
微妙法故跋陀和利若汝有過見已
自悔從今護之不更作者跋陀和利
如是則於聖法律中益而不損若汝
有過見已自悔從今護之不更作者
跋陀和利於意云何若有比丘不學
具戒者彼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或居
高巖寂无音聲遠離无惡無有人民
隨順燕坐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得
增上心現法樂居彼住遠離處修行
精勤安隱快樂以誣謗世尊戒及誣
謗天諸智梵行者亦誣謗自戒彼誣
謗世尊戒及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
誣謗自戒已便不生歡悅不生歡悅
已便不生喜不生喜已便不止身不
止身已便不覺樂不覺樂已便心不
定跋陀和利賢聖弟子心不定已便
不見如實知如真跋陀和利於意云
何若有比丘學具戒者彼住無事處
山林樹下或居高巖寂無音聲遠
離無惡无有人民隨順燕坐彼住遠

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

離無惡无有人民隨順燕坐彼住遠
離處修行精勤得增上心現法樂居

彼住遠離處修行精勤安隱快樂已
不誣謗世尊戒不誣謗天諸智梵行
者亦不誣謗自戒彼不誣謗世尊戒
不誣謗天諸智梵行者亦不誣謗自
戒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喜生
喜已便止身止身已便覺樂覺樂已
便心定跡隨和利賢聖弟子心定已
便見如實知如真見如實知如真已
便離欲離惡不善之法有覺有觀離
生喜樂得初禪成就遊跡隨和利是
謂彼於尒時得第一增上心即於現
法得安樂居易不難得樂住无怖安
隱快樂令昇涅槃彼覺覺已息內靖一
心無覺无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成
就遊跡隨和利是謂彼於尒時得第
二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
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
彼離於喜欲捨无求遊正念正智而
身覺樂謂聖說聖所捨念樂住空得
第三禪成就遊跡隨和利是謂彼於
尒時得第三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
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

樂居易不難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

令昇涅槃彼樂滅苦滅喜憂本已滅
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得第四禪成就
遊戲隨和利是謂彼於尒時得第四
增上心即於現法得安樂居易不難
得樂住無怖安隱快樂令昇涅槃彼如
是得定心清淨無穢无煩柔軟善住
得不動心學憶宿命智通作證彼有
行有相貌憶本无量昔所經歷謂一
生二生百生千生成劫敗劫无量成敗
劫彼衆生名某彼昔更歷我曾生彼
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
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
壽訖此死生彼彼死生此我生在此
如是姓如是字如是生如是飲食如
是受苦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
壽訖戲隨和利是謂彼於尒時得此
第一明達以本无放逸樂住遠離修
行精勤謂无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
成无明滅而明生謂憶宿命智作證
明達彼如是得定心清淨无穢無煩
柔軟善住得不動心學於生死智通
作證彼以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
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

往來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

衆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妙與不妙

往来善處及不善處隨此衆生之所
作業見其如真若此衆生成就身惡
行口意惡行誹謗聖人邪見成就邪
見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
生地獄中若此衆生成就身妙行口
意妙行不誹謗聖人正見成就正見
業彼因緣此身壞命終必昇善處上
生天中跋隨和利是謂彼於尒時得
第二明達以本無放逸樂住遠離修
行精勤无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
無明滅而明生謂生死智作證明達
彼如是得定心清淨無穢无煩柔軟
善住得不動心學漏盡智通作證彼
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
此苦滅道如真知此漏知此漏
習知此漏滅知此漏滅道如真彼如
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无明
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
真跋隨和利是謂彼於尒時得第三
明達以本无放逸樂住遠離修行精
勤無智滅而智生闇壞而明成無明
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於是

尊者跋迤和利即從坐起

滅而明生謂漏盡智作證明達方是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二　第十丈　清

尊者跋陁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
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諸比
丘等同犯於戒或有呰治或不呰治
世尊答曰跋陁和利或有比丘數數
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
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呵所見
聞從他疑已便說異異論外餘事瞋
恚憎嫉發怒廣惡觸嬈於衆輕慢於
衆作如是說我今當作令衆歡喜而
可意作如是意跋陁和利諸比丘便
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戒因數數
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
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疑已
便說異異論外餘事瞋恚憎嫉發怒
廣惡觸嬈於衆輕慢於衆作如是說
我今當作令衆歡喜而可意見已作
是語諸尊當觀令久住跋陁和利諸
比丘如是觀令久住或有比丘數數
犯戒因數數犯戒故為諸梵行訶所
見聞從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
聞從他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
瞋恚憎嫉發怒廣惡不觸嬈衆不輕
慢衆不如是說我今當作令衆歡喜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二　第十一丈　淂

慢衆不如是說我今當作令衆歡喜

而可意不作如是意跋陁和利諸比
丘便作是念然此賢者數數犯或因
數數犯或故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
他疑者彼為諸梵行訶所見聞從他
疑已不說異異論外餘事不瞋恚憎
嫉發怒廣惡不觸嬈衆不輕慢衆不
如是說我今當作令衆歡喜而可意
見已而作是語諸尊當觀令早滅跋
陁和利諸比丘如是觀令早滅輕犯
禁或亦復如是跋陁和利或有比丘
有信有愛有靖令此比丘有信有愛
有靖若我等共治於此賢者令此賢
者有信有愛有靖因此必斷我等寧
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諸比丘便善
共將護跋陁和利辟若如人惟有一
眼彼諸親屬為憐念愍傷求利及饒
益求安隱快樂善共將護莫令此人
寒熱飢渴有病者有憂者有病憂莫塵
莫烟莫塵烟所以者何復恐此人失
去一眼是故親屬善將護之跋陁和
利如是比丘少信少愛少有靖諸比
丘等便作是念今此比丘少信少愛
少有靖若我等共治於此賢者令此

賢者少信少愛少有靖因此必斷我

少有請若我等皆治於此賢者令此

賢者少信少愛少有請因此必斷我
等寧可善共將護於此賢者是故諸
比丘善共將護猶如親屬護一眼人
於是尊者跋陁和利即從坐起偏袒
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何因何緣
昔日少施設戒多有比丘遵奉持者
何因何緣世尊今日多施設戒少有
比丘遵奉持者世尊答曰跋陁和利
若比丘衆不得利者衆便无憙好法
若衆得利者衆便生憙好法生憙好
法已世尊欲斷此憙好法故便為弟
子施設於戒如是稱譽廣大上尊王
所識知大有福多學問跋陁和利若
衆不多聞者衆便不生憙好法若衆
多聞者衆便生憙好法衆生憙好法
已世尊欲斷此憙好法故便為弟子
施設戒跋陁和利不以斷現世漏故
為弟子施設戒我以斷後世漏故為
弟子施設戒跋陁和利是故我為弟
子斷漏故施設戒至愛我教跋陁和
利我於昔時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
法此中何所因汝憶不耶尊者跋陁
和利白曰世尊此中有所因所以者

何世尊為諸比丘施設一坐食

和利白曰世尊此中有所因所以者

何世尊為諸比丘施設一坐食或諸
比丘衆皆奉學或及世尊境界諸微
妙法惟我說不堪任從坐起去以不
學具或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故世
尊是謂此中所因世尊復告曰跋陀
和利此中不但因是跋陀和利若我
為諸比丘當說清淨馬喻法者汝必
不一心不善恭敬不思念聽跋陀和
利是謂此中更有因也於是尊者跋
陀和利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
佛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
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清淨馬喻法
者諸比丘從世尊聞已當善受持世
尊告曰跋陀和利猶如知御馬者得
清淨良馬彼知御者先治其口治其
口已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
所以者何以未曾治故跋陀和利若
清淨良馬從御者治第一治得成就
彼御馬者然復更治勒口絆脚絆脚
勒口而令駈行用令上闕堪任王乘
无上行无上息治諸枝節悉御令成
則有不樂於動轉或欲或不欲所以
者何以數數治故跋陀和利若清淨

者何以數數治故跋陁和利若清淨
良馬彼御馬者數數治時得成就者

彼於尒時調善調得无上調得第一
無上調无上行得第一行便中王乘
食於王粟稱說王馬跋陁和利如是
若時賢良智人成就十无學法無學
正見乃至无學正智者彼於尒時調
善調得无上調得第一无上調無上
止得第一止除一切曲除一切穢除一
切怖除一切癡除一切諂 止一切塵
淨一切垢而無所著可敬可重可奉
可祠一切天人良福田也佛說如是
尊者跋跎和利及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

跋陁和利經第三竟 四千四百七十三字

中阿含大品阿濕貝經第四 第五後誦

我聞如是一時佛遊加尸國與大比
丘衆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
食我一食已無為无求無有病痛身
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
應日一食日一食已无為無求无有
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尒時世尊為比丘衆施設日一食戒
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

[illegible]

諸比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

微妙法於是世尊展轉到伽羅賴住
伽羅賴北村尸攝和林尒時加羅賴
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貝二名弗鄰
婆修舊土地主寺主宗主彼朝食暮
食晝食過中食彼朝食暮食晝食過
中食已無為无求無有病痛身體輕
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衆多比丘聞
已往詣阿濕貝及弗鄰婆修比丘所
而語彼曰阿濕貝弗鄰婆修世尊遊
加尸國與大比丘衆俱遊在一處告
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无
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
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
無為无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
康強安隱快樂尒時世尊為比丘衆
施設日一食戒諸比丘衆皆奉學戒
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鄰
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
為无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
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
衆阿濕貝弗鄰婆修聞已報曰諸賢
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
食晝食過中食已无為無求无有病

食晝食過中食已无為無求无有病

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我
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彼
衆多比丘不能令阿濕貝及弗䢘婆
修除惡邪見即從坐起捨之而去往
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
尊此加羅賴中有二比丘一名阿濕
貝二名弗䢘婆修舊土地主寺主宗
主彼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彼朝食
暮食晝食過中食已无為無求无有
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世尊我等聞已便往至阿濕貝及弗
䢘婆修比丘所而語彼曰阿濕貝弗
䢘婆修世尊遊加尸國與大比丘衆
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
一食已無為无求無有病痛身體輕
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
一食日一食已無為无求無有病痛
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尒時
世尊為比丘施設日一食戒諸比
丘衆皆奉學戒及世尊境界諸微妙
法阿濕貝弗䢘婆修汝等亦應日一
食日一食已無為无求無有病痛身
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

違世尊及比丘衆阿濕貝弗䢘婆修

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

違世尊及比丘衆阿濕貝弗那婆修
聞已報我等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
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
已無為无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
力康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
須待後如是再三世尊如我等不能
令阿濕貝弗那婆修除惡邪見即從
坐起捨之而去世尊聞已告一比丘
汝往至阿濕貝弗那婆修比丘所語
如是曰阿濕貝弗那婆修世尊呼汝
等一比丘聞已唯然世尊即從坐起
稽首佛足繞三帀而去至阿濕貝及
弗那婆修比丘所語如是曰阿濕貝
弗那婆修世尊呼賢者等阿濕貝
弗那婆修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
却坐一面世尊問曰阿濕貝弗那婆
修衆多比丘實語汝等阿濕貝弗那婆
修比丘世尊遊加尸國與大比丘衆
俱遊在一處告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
食已无為無求无有病痛身體輕便
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亦應日一
食日一食已无為無求无有病痛身
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尒時世尊為比丘衆施設日一食戒

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

尒時世尊為比丘衆施設日一食我諸比丘衆皆奉學我及世尊境界諸微妙法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亦應日一食日一食已無為無求無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汝等莫違世尊及比丘衆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聞已語諸比丘曰諸賢我等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朝食暮食晝食過中食已无為無求无有病痛身體輕便氣力康強安隱快樂我等何緣捨現而須待後如是再三阿濕貝弗那婆修諸比丘不能令汝捨惡邪見即從坐起捨之而去耶阿濕貝弗那婆修荅曰實尒世尊告曰阿濕貝弗那婆修汝等知說如是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彼覺苦覺已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耶阿濕貝弗那婆修荅曰惟然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彼覺苦覺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世尊訶阿濕貝弗那婆

修汝等癡人何由知我如是說

減善法轉增世尊訶阿濕貝弗那娑

修比丘汝等癡人何由知我如是說
法汝等癡人從何口聞知如是說法
汝等癡人我不一向說汝等一切受
持汝等癡人為衆多比丘語時應如
是如法荅我等未知當問諸比丘尒
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亦如是知我
說法若有覺樂覺者彼覺樂覺已不
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若有覺苦覺者
彼覺苦覺已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耶衆多比丘荅曰不也世尊世尊復
問曰汝等云何知我說法衆多比丘
荅曰世尊我等如是知世尊說法或
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
減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
法轉增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
增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
法轉減善法轉增世尊我等如是知
世尊所說法世尊聞已歎諸比丘曰
善哉善哉若汝如是說或有覺樂覺
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或有覺
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或
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
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

法尊曾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或有

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

法轉增所以者何我亦如是說或有
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
或有覺樂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
轉增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
善法轉減或有覺苦覺者惡不善法
轉減善法轉增若我不知如真不見
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有樂覺者
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我不應說斷
樂覺若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
不正盡覺者或有樂覺者惡不善法
轉減善法轉增我不應說修樂覺若
我不知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
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
法轉減我不應說斷苦覺若我不知
如真不見不解不得不正盡覺者或
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
我不應說修苦覺若我知如真見解
得正盡覺者或有樂覺者惡不善法
轉增善法轉減是故我說斷樂覺若
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樂
覺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我
說修樂覺若我知如真見解得正盡
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

法轉減是故我說斷苦覺若我知[illegible]

覺者或有苦覺者惡不善法轉增善

法轉減是故我說斷苦覺若我知如
真見解得正盡覺者或有苦覺者惡
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是故我說修
苦覺所以者何我不說修一切身樂
亦不說莫修一切身樂我不說修一
切身苦亦不說莫修一切身苦我不
說修一切心樂亦不說莫修一切心
樂我不說修一切心苦亦不說莫修
一切心苦云何身樂我說不修若修
身樂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
是身樂我說不修云何身樂我說修
耶若修身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
增者如是身樂我說修也云何身苦
我說不修若修身苦惡不善法轉增
善法轉減者如是身苦我說不修云
何身苦我說修耶若修身苦惡不善
法轉減善法轉增者如是身苦我說
修也云何心樂我說不修若修心樂
惡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者如是心
樂我說不修云何心樂我說修耶若
修心樂惡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者
如是心樂我說修也云何心苦我說
不修若修心苦惡不善法轉增善法

轉減者如是心苦我說不修云何心

不修若修心恶不善法轉增善法
轉減者如是心恶我說不修云何心

恶我說修耶若修心恶不善法轉
減善法轉增者如是心恶我說修也
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如
真彼可修法知如真不可修法亦知
如真已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
修不可修法便不修可修法便修已
便恶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我不說
一切比丘行无放逸亦復不說一切
比丘不行無放逸云何比丘我說不
行无放逸若有比丘俱解脫者云何
比丘有俱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
觸成就遊已慧見諸漏已盡已知如
是比丘有俱解脫此比丘我說不行
无放逸所以者何此賢者本已行无
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无是
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无放逸若
有比丘非俱解脫有慧解脫者云何
比丘有慧解脫若有比丘八解脫身
不觸成就遊以慧見諸漏已盡已知
如是比丘有慧解脫此比丘我說不
行无放逸所以者何此賢者本已行
无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

是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无放逸

无放逸若此賢者本有放逸者終無

是處是故我說此比丘不行无放逸
此二比丘我說不行無放逸云何比
丘我為說行无放逸若有比丘非俱
解脫亦非慧解脫而有身證云何比
丘而有身證若有比丘八解脫身觸
成就遊不以慧見證漏已盡已知是
比丘而有身證此比丘我為說行无
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
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耶或
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
住止諸漏已盡得无漏心解脫慧解
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
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
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放
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
無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
脫亦非身證而有見到云何比丘而
有見到若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
衆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上忍
如是比丘而有見到此比丘我說行
无放逸我見此比丘行无放逸為有
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也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

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

順住止諸漏已盡得無漏心解脫慧
解脫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
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更受有知如真謂我見此比丘行無
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
行无放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
解脫又非身證亦非見到而有信解
脫云何比丘有信解脫若有比丘一
向决定信佛法衆隨所聞法以慧觀
忍不如見到如是比丘有信解脫此
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見此比丘
行无放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
說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
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諸漏已盡得
无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中自知
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謂我
見此比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
我為此比丘說行無放逸若有比丘
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非身證復非
見到亦非信解脫而有法行云何比
丘而有法行若有比丘一向决定信
佛法衆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

上忍如是比丘而有法行比丘我

佛法衆隨所聞法便以慧增上觀增

上忍如是比丘而有法行此比丘我
為說行无放逸我見此比丘行無放
逸為有何果令我為此比丘說行无
放逸耶或此比丘求於諸根習善知
識行隨順住止於二果中必得一也
或於現法得究竟智若有餘者得
阿那含謂我見此比丘行无放逸有
如是果是故我為此比丘說行无放
逸若有比丘非俱解脫非慧解脫又
非身證復非見到非信解脫亦非法
行而有信行云何比丘而有信行若
有比丘一向決定信佛法衆隨所聞
法以慧觀忍不如法行如是比丘而
有信行此比丘我為說行無放逸我
見此比丘行無放逸為有何果令我
為此比丘說行无放逸耶或此比丘
求於諸根習善知識行隨順住止於
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現法得究竟
智若有餘者得阿那含謂我見此比
丘行无放逸有如是果是故我為此
比丘說行无放逸此諸比丘我說行
無放逸我不說一切諸比丘得究竟
智亦復不說一切諸比丘初得究竟

智然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

智亦復不說一切諸比丘初得究竟

智然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
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
竟智云何漸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
然後諸比丘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
得究竟智耶或有信者便往詣往詣
已便奉習奉習已便一心聽法一心
聽法已便持法持法已便思惟思惟
已便平量平量已便觀察賢聖弟子
觀察已身諦作證慧增上觀彼作是念
此諦我未曾身作證亦非慧增上觀
此諦令身作證以慧增上觀如是漸
漸習學趣迹受教受訶然後諸比丘
得究竟智此諸比丘所得究竟智於
是世尊告曰阿濕貝弗那婆修有法
名四句我欲為汝說汝等欲知耶阿
濕貝及弗那婆修白曰世尊我等是
誰何由知法於是世尊便作是念此
愚癡人越過於我此正法律極大久
遠若有法律師貪著食不離食者彼
弟子不應速行放逸況復我不食著
食遠離於食信弟子者應如是說世
尊是我師我是世尊弟子世尊為我
說法善逝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得義

[illegible]方曾信弟子者應如是說世
尊是我師我是世尊弟子世尊為我
說法善逝為我說法令我長夜得義
第廿七丈 肯
得饒益安隱快樂彼信弟子於世尊
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
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
界止世尊境界者若遊東方必得安
樂无衆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
必得安樂无衆苦患若信弟子於世
尊境界多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
饒益於世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
境界止世尊境界者我尚不說諸善
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
而不衰退若信弟子於世尊境界多
有所作於世尊境界多所饒益於世
尊境界多有所行入世尊境界止世
尊境界者於二果中必得一也或於
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
奉行

阿濕貝經第四竟 四千三百九十字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一 八千八百六十三字 第五後誦